



The Poe Shadow

坡的影子

THE POE SHADOW

阴谋、政治、爱情……疑云翻卷……
杜邦究竟是谁？坡又因何而亡？

【美】马修·珀尔 著 by Matthew Pearl
纪小敏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坡的影子

The Poe Shadow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2890号

坡的影子

POE SHADOW

[美] 马修·珀尔 著

纪小敏 译

出版人：廖小五

策划：廖小五

责任编辑：廖小五

封面设计：廖小五

印刷：廖小五

出版：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重庆市文轩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：010-82869375/6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qhbook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19 字数：287千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28.00元

[美] 马修·珀尔 著 by Matthew Pearl

纪小敏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版贸核渝字(2007)第86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坡的影子/[美]马修·珀尔著;纪小敏译-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8.1

书名原文:The poe shadow

ISBN 978-7-5366-9282-4

I.坡… II.①珀…②纪… III.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5890号

坡的影子

PO DE YINGZI

[美]马修·珀尔著

纪小敏译


出版人: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陈建军 陈丽

特约编辑:张慧哲

封面设计:门乃婷工作室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19 字数:287千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将为您

揭开 1849 年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神秘死亡之谜。

.....

.....

法官大人，尊敬的陪审团，今天，请允许我在此向诸位陈述这名男子的死亡真相，以及我自己的一生。这也是我首次揭露整个事件的全过程。无论命运将从我手中剥夺什么，我所剩下的最后财产就是：这个故事。在我们这座城市中，有人曾试图阻止我。今天在座的各位中，有人认定我是一个罪犯、一个骗子、一个流氓、一个狡诈卑劣的杀人凶手。法官大人：我，昆汀·赫布森·克拉克，巴尔的摩的市民，司法界的一员，一个知书达理的人。

这个故事不是关于我个人，也不是关于我的所作所为。这是他的故事，一位天才的故事。两年前，他尸骨未寒时，你们便已将他遗忘，但历史却会永远地记住他。必须有人站出来，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，我不能再保持沉默。我不能再保持沉默，因为我是最接近真相的人。抑或，是唯一幸存的知情人。

真理似乎总是存在于与世长辞的人身上，这或许也是命运的奇异之处吧……

以上文字出自于我的备忘录（不过最后一句话被删掉了，旁边写着“太深奥！”）。在步入法庭前我在绝望中写下了以上文字。我必须面对的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，企图使我身败名裂的人们。考虑到我是名律师，您一定会觉得这一切对我易如反掌——在法庭上，面对着众多看客，面对着曾经的朋友，面对着两个或许爱着我的女子，侃侃而谈——您一定认为这对一名经验丰富的巴尔的摩律师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。但您错了。作为一名律师，你必须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。一名律师未必就能轻易做出取舍。一名律师未必精通于如何拯救他自己。

第一部 1849年10月8日

1

那天发生的事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当时我正急等着一封重要的信；我和海蒂·布拉姆也本该在那天订婚。当然，也是在那天，他离开了人世。

布拉姆家的四姐妹是巴尔的摩公认的美人。老四海蒂是姐妹中性格最温婉和善的一个。因为我们是邻居，所以我和她从小就认识——这似乎也为大家津津乐道。每当有人在我面前提起我和海蒂的交情是如此这般深厚时，我就觉得他们的言下之意是：“今后你们的关系还会更近一层，这毫无疑问。”

这样的压力反而容易让我们彼此疏远。但是尽管如此，在我 11 岁时，已俨然一副海蒂的小丈夫的模样。虽然我从未向她表白，但却处处希望能让她开心，同时从她的言谈中我也得到许多乐趣。海蒂说话声音轻柔，像在说悄悄话，有时在我听来就像摇篮曲一样动听。

我的性格一向沉静，不爱多说话，经常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刚刚睡醒。但如果和其他安静的人在一起，我会突然变得健谈，有时甚至不着边际地乱侃。所以听海蒂娓娓而谈，让我觉得愉快和满足；我想我甚至有些依赖于海蒂，只要有她在，我就不需要特意吸引旁人的注意，因而非常自在。

其实那天下午，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应该向海蒂求婚。我离开律师事务所，去附近的邮局。路上遇到布拉姆夫人，她是海蒂的姑妈，在巴尔的摩也是颇有身份的人物。得知我要去邮局取信，她立刻说，像这种事，打发一个文书去做就可以了，反正他们也不忙。

“你还真是奇怪的家伙，昆汀·克拉克！”布拉姆夫人不满地说，“工作时间出来街上闲逛，不工作的时候却一脸公事繁忙的样子！”

她是个地道的巴尔的摩人，在她看来女人都得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而男人都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。

在港口城市巴尔的摩，处处可见老式的红砖建筑，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像今天这样雾气氤氲，整座城市都显得悠久庄重。街道上铺着平整的石砖，台阶都用大理石堆砌而成。行人熙来攘往，行色匆匆，但都板着张脸。这座发展迅速的城市里向来没有多少欢声笑语。繁忙的经商口岸上矗立着一座又一座高大的建筑。巨大的快速帆船从南美和西印度群岛运来一箱箱的糖和咖啡；飞速发展的铁路系统又将一桶桶的牡蛎和面粉运往费城和华盛顿。巴尔的摩没有穷人，至少看上去是如此。街旁的各种建筑鳞次栉比，见证着城市的繁荣。

我和布拉姆夫人走在大街上，她笑咪咪地挽着我的胳膊，说：“今晚的一切都精心准备好了。”

“今晚，”我嘴里答应着，心里却在琢磨她到底指的是什么。我的法律搭档彼得·斯图亚特早些时候曾提起过在一个熟人家将有场晚宴。因为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要去邮局取信，所以就把晚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“当然了，布拉姆夫人，就是今晚！我一直盼着呢！”

“你可知道，”她继续道，“克拉克先生，你可知道，就在昨天，我还在集市大街上听见有人谈起亲爱的海蒂小姐呢”——集市大街是巴尔的摩大街的旧称，她这一辈的人仍然喜欢这么叫——“他们说巴尔的摩未婚的姑娘里就数她最可人了！”

“说她是所有姑娘里最可人的都不为过，不管是未婚还是已婚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，说得没错！”她答道，“哎呀，你这样可不行，27岁还是个单身汉，叫我说——不要打断我，亲爱的昆汀！作为一个体面的年轻人，你就应该要……”

她下面的话被身后的两辆马车声淹没了，我没有听清。“如果来的是出租马车的话，就算双倍的价钱我也要把她塞进去。”我心里偷偷想。但是当它们经过时我发现两辆都是私人马车，跑在前面的还是辆闪闪发亮的时髦柩车。好像是出于对车内死者的尊重，拉车的马儿把头埋得低低的。

没有人扭头看那柩车一眼。

向布拉姆夫人保证会出席晚上的宴会后，我和她道别，然后独自穿过下一条大街。一群猪嘶叫着闹哄哄地从前方经过，于是我只得绕道走格瑞斯和法耶特大街，柩车恰好就停在那里。

静悄悄的墓地上，葬礼匆匆开始，又草草结束。透过浓雾我竭力想看清

那边的人影，但只看到模糊不清的轮廓，如同身处梦中。我隐约觉得我不应该在那里，但还是尽力压抑这种感觉。我站在墓地大门口，只能隐约听见牧师的悼词。我想是因为出席的人数少，他根本不需大声说话。

这是我见过的最凄凉的葬礼。

是天气的关系吗？不是。或许是因为出席葬礼的只有少得可怜的四五个人——仅仅够抬起一具棺材。又或许是因为仪式太过寒酸，让人觉得冷冰冰。即便是最贫寒人家的葬礼，或是附近犹太公墓里举行的葬礼，都不像这般冷漠无情，有悖基督教义。整个葬礼上没有一朵鲜花，也没有一滴眼泪。

之后，我沿原路返回，却发现邮局已经关门了。信是否在里面我无从知晓，只得又回到办公室。我安慰自己：很快，我很快就会有他的消息的。

晚上聚会的时候，我和海蒂·布拉姆沿着一块浆果田边散步。现在不是草莓生长的季节，生长旺季的时候这里曾举行过一次次的香槟草莓聚会。和往常一样，我很自在地和海蒂说话。

“事务所的工作有时非常有趣，”我说，“但是我想以后接案子的时候可得慎重一些。知道吗，古罗马的律师发誓只站在正义的一方，而我们只要有钱什么案子都接。”

“那就改改吧，昆汀。事务所是你的，人们也是冲着你的名字来的。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吧，不用去投其所好。”

“你真的这样认为吗，海蒂小姐？”

天上繁星点点，海蒂却异常的安静，或许是我太多嘴，让她不开心了。我打量她的神情，不明白她为何突然冷淡起来。

“你是在逗我开心吧……”海蒂心不在焉地说，仿佛不是说给我听的。

“海蒂小姐？”

她抬头看我，“我只是想起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一开始我以为你很傻？”

“承蒙夸奖。”我轻笑。

她轻轻拎起裙摆，以免黏着路上的泥泞。“那时候母亲生病，父亲带她外出求医。姑妈照顾我时你就会来陪我玩。父母不在家只有你能让我开心，因为你总是能从一些最奇怪的事情中找到乐趣。”不知为何，她的语调有些伤感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回到暖和的聚会大厅。海蒂走到一边和她的姑妈轻声

谈话，姑妈的脸色从今天早些时候开始就越来越阴沉。我听到她问海蒂生日时有什么打算。

“我想就快了吧，”海蒂说，“姑妈，其实我也不该这么惦记着，但是今年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轻轻地叹息。晚餐时，她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。

我非常苦恼，就像回到了11岁，急切地想保护这个女孩。我依赖着海蒂，只要她不高兴，我也会感到不安。所以我想要让她开心的动机可能有点自私，但无论如何，我是真心希望她快乐。

晚宴上的其他人，比如我的法律搭档彼得，也试图使海蒂打起精神。我细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，看看是不是他们中的哪个使得海蒂闷闷不乐。

平时本该是我自己去安慰海蒂的，但是在目睹了今天的葬礼以后，我却感到力不从心。虽然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，但这件事彻底扰乱了我的思绪。我试图在脑中重现当时的场景。葬礼上牧师念着悼词，只有四个人出席。个子最高的那一个站在其他人后面，眼神游移，仿佛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。他们一路走来，个个都板着脸。我并不认识他们，但他们的面孔却留在脑海中无法抹去。离开时四人中只有一个犹豫了一下，步子稍稍迟疑，仿佛听见了我脑中的想法。失去死者似乎对他们是个沉重的打击，但他们却不愿向死者致敬。无论怎么说，这样做都是错误的。

一直想着葬礼上发生的事情，我安慰海蒂的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。所以当海蒂和布拉姆姑妈一起早早离开时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和其他客人一起表示惋惜之情。当彼得提议我们也离开时我感到如释重负。

在回去的马车里，彼得突然问我：“喂，昆汀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我思量着要不要跟他说那个葬礼，但是又想他可能无法理解。但接着从他严肃的态度上我意识到他指的并不是这件事。“彼得，你指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
他重重地叹口气，“你终究还是打定主意不向海蒂·布拉姆求婚是吧？”

“求婚！我吗？”

“几周后她就23岁了。在巴尔的摩，姑娘到那个年纪嫁不出去就成老处女啦！难道你一点都不喜欢那姑娘吗？”

“谁能不喜欢海蒂·布拉姆呢！但是等等，彼得！你怎么会认为我们今晚要订婚的？难道我曾经提过有这个打算？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？你是真的不晓得吗？当初你的父母就是在这一天订婚的！你今晚就一点儿都没想起来？”

我的确是没想起来。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彼得的奇怪逻辑。他继续解释说，布拉姆姑妈本来是非常肯定我会利用这次晚宴的机会向海蒂求婚的，她认为白天的时候已经给过我足够的暗示了。她还事先和彼得还有海蒂都打了招呼，以免他们晚上措手不及。我却浑然不知。海蒂不开心原来都是因为我！我成了十足的坏蛋！

“还有比今晚更适合的吗？”彼得继续道，“今晚对你是重要的周年纪念日！真是！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！”

“我……没想到……”我有点结巴。

“你就看不到她在等你？你们应该从此就在一起了！唉，就这里吧，你回家了。我祝你睡个好觉。可怜的海蒂可能现在还在被窝里流着眼泪呢！”

“我从没想让她难过，”我说，“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意识到周围人对我的‘殷切期盼’！”彼得粗声粗气地嘟哝了一声表示赞同，好像是我终于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。

我当然会向海蒂求婚，我们结婚也是早晚的事。一直以来我都很庆幸身边有海蒂陪伴。和她在一起时我欢欣鼓舞，分开时我又总惦记着她。但我们之间的关系自相识以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现在一下子要用求婚来打破这层关系让我感觉有些突然。

下了马车我关上车门，准备向彼得道声晚安。“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？”彼得紧皱着眉头，挤出这样一句。我不得已又把车门打开。

我决定为自己稍加辩护。“今天早些时候有一场葬礼，”我解释道，“我看到了葬礼的全过程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不舒服……”不行，我还是说不清楚我为什么那么在意。

“一场葬礼！陌生人的葬礼！”彼得大声叫道，“老天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！”

关系可大了。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。第二天一早我穿着睡衣走下楼，拿起报纸翻了翻，想分散一下我对那场葬礼的注意力，但报纸上一条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大为惊慌。那是刊在报纸内页的一行不显眼的标题：“埃德加·A.坡之死”。

我把报纸丢到一边，一会儿又捡起来，胡乱翻看一些其他不相关的消息，接着又翻回那一页，盯着那行标题看了一遍又一遍：埃德加·A.坡之死，……美国杰出的诗人，学者，文学评论家，死时年仅 38 岁。

不对！我记得是 39 岁，但他的智慧却远远超越他的年龄。“……生于这座城市……”又来了，这种错误！（这些都太可疑了！即使当时我仍所知不多。）

接着，我注意到了……那几个字：

“……死于这座城市……”

这座城市？这条不是电报消息，所以指的应该是巴尔的摩。死于我们的城市，那么葬礼可能也是在这里举行的。会不会是格瑞斯和法耶特大街交口处那个……不可能！那寒酸的葬礼，那毫无庄重感的仪式，那狭小墓地上的草草埋葬？

那天在事务所办公室，彼得又就海蒂的事对我作长篇大论的说教，但我满脑子关于坡和葬礼的事，根本无法跟他讨论海蒂。我向负责看管那片墓地的教堂司事确认坡的死讯。他回答说，没错，可怜的坡就被葬在那里。我立刻奔向邮局去看有没有我的信，此时我想的都是无意间目睹的葬礼上那一幕。

冷血的例行公事般的葬礼。巴尔的摩就这样送别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坛救世主，我最喜爱的作家，我的朋友（或许可以这么说）。我无法抑制心中渐盛的怒气，其他一切事情都被我抛到了脑后。事后看来，从那天下午开始，我的心中就乱作一团。尽管我并不希望，但我后来所做的事还是伤了海蒂的心。没错，坡是我最喜欢的作家，他死于我的城市，但即使在当时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都远不止这些。作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，即将拥有令人羡慕的浪漫爱情和大好前途，或许我很难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为什么坡的死对我具有这么大的冲击。

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——虽然我并没有自我陶醉——我，我是这个世上最后一个见到坡的人；或者说，当所有人都漠然经过时，唯有我看着他的棺木，如同那些无名无姓的尸体一样，被泥土无情地覆盖。

我挑了个死人做委托人，开审要等到最终审判日。

几周后，当我开始我的重大调查时，彼得就是这样嘲笑我的。我的这位法律搭档不是个幽默风趣的人，他这辈子嘲弄别人的次数屈指可数，由此可见他此刻有多恼怒。彼得身材高大，只长我几岁，但是他叹起气来活像个老头，尤其是谈到埃德加·A.坡的时候。

早在我十几岁时，有两件事已是命中注定的：一是我对埃德加·坡作品的钦慕，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我对海蒂的依恋。

当彼得还是个少年时，他就会以一种极老成的口吻谈到我和海蒂的婚姻大事。他的睿智与稳重，已然远远超越一般的同龄少年。彼得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屁股的债，是我的父亲通过自己的教堂资助了他们孤儿寡母，并且把彼得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般疼爱。为了报答父亲，彼得主动担下了父亲在外的所有事务，将一切打理得井然有序，他的优秀是我无法企及的。在陌生人的眼中，他更有克拉克少爷的风范，而我则像个冒名顶替的家伙。

甚至在文学口味上，彼得也和父亲如出一辙，对坡的作品嗤之以鼻。他们总是说，这个埃德加·坡实在是个古怪的家伙，毫无品味可言，而昆汀居然还整天沉湎于他的书里。用他的书打发时间只能图一时之快，对社会而言毫无用处，有这时间还不如去睡睡午觉。文学应该要能陶冶人的情操，而他的那些荒谬的故事只会让人停滞不前！

大多数人对坡的看法都是如此，刚开始我也一样。第一次看坡的作品时我还是个孩子，《绅士杂志》上刊登了一个叫做《威廉·威尔逊》的故事。我承认当时我看得是一头雾水。找不到开头，也没有结尾，分不清理智与疯狂，就像把书页对着镜子念一样费劲。我从不认为在这种杂志上能找到天才的影子，而坡先生在我眼中显然也不是什么天才。

但那时我还小。后来坡的一篇叫做《莫格街凶杀案》的探案故事则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，写这一类题材的故事，坡可是开山鼻祖。故事主人公 C.奥古斯特·杜邦是个年轻的法国人，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推理能力，他解开了两名女子的被杀之谜。这扑朔迷离、骇人听闻的案子发生在巴黎，受害人是母女俩。女儿的尸体被人倒栽葱地硬塞进烟囱里，母亲则被割断了喉咙，当警察来想扶起尸首时，头竟掉落在地。母女俩屋里有不少值钱的东西就放在很显眼的地方，但是凶手却视而不见。巴黎的警方，媒体，公众，可以说所有的人，都觉得这令人发指的疑案毫无线索可言，除了杜邦。

杜邦寻着了蛛丝马迹。

据他推断，两名受害人死状离奇骇人，所以此案绝不同于普通的罪案。正因为它如此特殊，反而变得易于侦破。巴黎的警方和媒体都觉得就算是神经病也做不出这等泯灭人性的事，凶手简直禽兽不如。坡把杜邦的断案方式叫做推理——运用想象力来分析，再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想象。经过杜邦的推理，真相终于揭开：原来凶手是一只稀有的猩猩，被激怒后兽性大发，犯下了这等血腥罪行。

一般人会觉得这故事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但同时他们又觉得探案过程精彩得难以置信，主人公的推理无懈可击，一个个疑团迎刃而解。坡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读者的好奇心，让他们欲罢不能。他的推理小说（包括杜邦后来的一系列探案故事）最受读者欢迎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些读者是肤浅的。他们仅仅满足于解开故事中的谜题，而忽略了更高层次的意义。杜邦曾对他的助手说，我的最终目的就是寻找真理。而我知道，这其实也是埃德加·A·坡唯一的追寻。正是这点让世人心惊，认为坡不可理喻。真正神秘的并不是故事中那些让人吊足胃口的谜团；人的心智，这才是故事的真正主题和其永恒魅力所在。

坡的作品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，好似得到了认同。他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立无援。或许正因此，坡的离去才让我这般无法释怀。

我的父亲总是说真理只存在于踏实工作的正经人士身上，像某作家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怪异故事，对人则毫无裨益。父亲讨厌所谓的天才，他说世人多为平凡，勤奋和进取远比天才重要；有些人纵使拥有过人天资若不思进取也终将一事无成。他做的是肉类包装的生意，却一心以为年轻人要成为律师才算有所作为。彼得对父亲的期望感到兴奋不已，就像搭船去加州的淘金者那般跃跃欲试。

成年以后，彼得去一家小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当学徒，凭借编纂一本全面细致的《马里兰州法律条文索引》而引来圈内人士的关注。父亲很快资助他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而我则毫无疑问地将要在他的手下学习做事。这样的规划完美得让人无法提出异议，我于是心安理得地服从安排。

我还在大学学习时彼得曾写信给我说：你是个幸运的家伙，毕业后就可以在你父亲的赞助下成为事务所的另一个主人；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都可以结婚。更不用说，只要你走在巴尔的摩大街上，迎面走来哪家的名门闺秀不会冲你微笑？要是我是你，哪怕只有你半分英俊，昆汀·克拉克，我不知道能活得多么潇洒自在呢！

到1849年秋天，也就是本书开头故事发生的时候，我的工作问题已完全不用操心。彼得·斯图亚特与我合作无间。我的双亲那时都已经去世，他们本在巴西为生意奔走，不料马车出了事故。虽然不再有父亲的指引，但他为我安排好的人生道路依旧——我身边有美丽的知己海蒂，杰出的搭档彼得，每天会有衣着体面的委托人光顾事务所，我住在格兰·埃利莎，一座以我母亲名字命名的气派豪宅，周围古树环绕——好似一只无形的手巧妙操控，我的生

活平静无波，一帆风顺，直到我得知坡的死讯。

就像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我也有同样的弱点：总是想要别人理解自己的一言一行，甚至有些强求的意味。我对自己说服别人的能力也颇有信心。至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要求彼得和我一起维护埃德加·A.坡的名誉时，我满心认为彼得会对我百依百顺，很快我就可以把这好消息报告给坡先生。

我第一次给埃德加·坡写信是在1845年3月16日。在阅读他刚发表的一首叫做《乌鸦》^①的诗歌时，我有些不明白的地方。在诗歌的最后，乌鸦仍然栖在“我房门上方”一尊帕拉斯半身雕像上面。这只恶作剧般的神秘鸟儿可能会缠着诗中的年轻人，直到永远：

它的眼光与正在做梦的魔鬼的眼光一模一样，
照在它身上的灯光把它的阴影投射在地板；
而我的灵魂，会从那困在地板上浮的阴影中
——解脱么——永不复焉！

但假如乌鸦栖在房门上方，它身后怎么会有灯光能把它阴影投射到地板上呢？我希望能在脑海中细致勾画坡所描写的一情一景，于是仗着年轻人的一股冲动，我写信给坡求教。在信中我还附上了新刊《百老汇杂志》的订阅费用，因为坡是这本杂志的编辑。只要出自坡的笔下，哪怕仅有只言片语，我也不想错过。

苦等几个月，没有回信，《百老汇杂志》也是一期都没有收到，我终是耐不住性子，又给坡去了一封信。还是石沉大海。我于是写了一封抱怨的信寄给杂志在纽约的负责人，要求他们将我的订阅费全额退还，虽然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。但有一天，我居然真的收到了我的三美元退款，还有一封信。

署名是埃德加·A.坡。

这是何等的惊喜！像他这样了不起的大作家居然亲自给我——一个年仅23岁的普通读者答疑解惑！关于那所谓的乌鸦影子的方位问题，他回答说：“我的构想是这样的，在门和半身像上方是一个固定在墙上的大烛台，这在英式宫殿里非常常见，在纽约一些比较好的房子里也可以见到。”

^① 此处翻译引自曹明伦先生《爱伦·坡集——诗歌与故事》中《乌鸦》。

这段关于乌鸦影子的说明可是专门为我而作的！我激动不已。信中坡感谢我对他的作品提出看法，并鼓励我继续努力。他还解释说由于经济合作人的关系，《百老汇杂志》出版受阻。不过他说这杂志只是他在达成其他目标过程中暂时的附属产品而已。他说，总有一天他要和我见个面，与我详谈他的计划，并且征求我的建议。他还说道：“我对法律方面的事可是一窍不通。”

从1845到1849坡去世的这几年间，我总共给坡写过九封信，收到四封客气真诚的回信，全都由坡亲笔书写。

他最为热情洋溢的回信是关于创办自己的文学杂志《唱针》。花了许多年时间编辑别人的杂志之后，坡说他的新杂志将与众不同，只给真正的天才提供舞台。他看重的是才气而非能力，是感性而非理性。只有最当之无愧的作家才会为之雀跃，只有最具真知灼见的好文章才会上面发表。多年来他一直等待着、期盼着创刊的那一天。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夏天，他在来信中说，为了杂志的成功，他情愿付出更漫长的等待，哪怕是要等到最终审判日也无怨无悔！但是，他补充说，他还是希望能在来年的一月份出版《唱针》的第一期。

坡满怀憧憬地准备去一趟里士满，寻求赞助，他说如果事情如他所料进展顺利的话，他的成功将是铁板钉钉的事。他的杂志需要足够的资金与订阅读量，但是一些所谓的业内人士却千方百计从中阻挠，散播谣言说坡生活不检点，毫无道德观念，又说他是个疯子，反复无常，酗酒无度，简直无可救药。坡的敌人们视他为眼中钉，总想掐住他的喉咙让他闭嘴，不光因为他的文学评论客观且尖锐，总把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；更因为他无所畏惧，连朗费罗和洛威尔这样的大家也敢批判，说他们的作品毫无创造力可言。一些嫉贤妒能的阴险之徒甚至把坡描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，说他应该遭到社会唾弃。这些小人妄图以此打击坡的努力，这让坡不能不担心。

于是那个时候，我问了一个问题。没有任何修饰，或许是过于直接的问题：这都是真的吗，这么多年来未曾停歇的指责都是真的吗？他埃德加·A·坡真的是个毫无节制的酒徒吗？

他的回信没有丝毫不快或是高高在上的语气。他向我起誓——向我这样一个冒冒失失的陌生人起誓——他绝对是个有节制的人。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要怀疑我的判断能力，凭什么相信坡说的就是实话呢！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坡的话的确都发自内心。在我的下一封信里，我说我完全相信他，然后在临将信封粘好时，我灵机一动，决定把事情做得更漂亮些。

我向坡提了一个建议：若是再有谁对他恶意诽谤，妄图横加阻挠《唱针》的问世，我就把谁告上法庭。我们曾经为当地的几家期刊打过官司，维护他们的权益，所以这方面我还算比较有经验。我决定尽我全力，保护坡的天才不遭人肆意践踏，这就是我的职责，而坡的职责就是时不时地让世人惊诧一番。

“谢谢你对《唱针》的承诺，”坡回信说，“你真的愿意并且能够帮助我吗？我不知该再说些什么。一切就全靠你了。”

那还是在坡开始里士满的巡讲之前发生的事。他的回复让我勇气大增，信心百倍。于是我又给他写信，信中一股脑儿地问了好多关于《唱针》的问题，还有他准备在哪里筹钱。我指望着他能够在巡讲期间给我回信，于是天天跑去邮局；事务所的工作有时太忙，但我也不忘时时查一下邮递员夹在报纸里送来的待取信件通知单。

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大量阅读坡的作品，尤其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。有些人认为我品味不佳，总是看些描写死亡的文学作品。但是在坡的笔下，虽然死亡并不是令人愉悦的话题，但也绝非禁忌，更不代表最终结局。在生之人可以描绘出死亡的经历。神学说肉体终将化为腐朽，然精神永世长存，坡深信不疑。

彼得知道这件事后，一口回绝，他不赞成我们的事务所为《唱针》出力。

“为这杂志上乱七八糟的小说卖力！赶快把手砍了脱清关系还来不及！早就跳上车子逃得远远的了——”好吧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

有人或许会猜测，彼得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不能回答他关于费用的问题。报纸上常说坡身无分文，所以彼得说，别人都不愿意接的烫手山芋，你往身上揽什么！我振振有词：坡的杂志肯定会大获成功，我们的报酬等到杂志发行之后自然就有了！

我很想对彼得说：“你不觉得自己太例行公事了吗？别管什么报酬了！难道你就不曾去捍卫自己心目中的圣物不受他人亵渎？难道你就不想去促成这了不起的转变，即使改变自己也在所不惜？”这些辩解的话根本无法打动彼得。坡死后彼得曾一度以为事情终于了结，松了一口气。

但我绝不就此罢休。看到报纸上用阴阳怪气的腔调借悼念之名，对坡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，我愈发想要捍卫坡的声誉，因为他已不能为自己辩护！最使我恼火的是，这些吹毛求疵的蛆虫不仅对坡生前的瑕疵添油加醋，还在坡的尸首旁聚集，如饥饿的苍蝇虫豸，虎视眈眈。他们叫嚣：这是完美的例